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十七

起辛丑文公七年

盡丙午文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七年辟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本邾邑爲魯所取而不服故復伐邾取之如此則須句復爲邾有何以不見於經邾兵不加而須句自服耳凡不待用兵而自服者恒不書如向之於莒

是也

遂城郚

郚魯邑杜元凱曰卞縣南有郚城即今泗水縣地城郚所以控制須句也詳見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王臣卒史記載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此經所無蓋妄誕之說也宋成公嘗與魯盟踐土翟泉垂隴又本同盟之國也何以不會其葬乎蓋成公無道之主盡殺大

夫晏虐寡恩特以才智猶足以馭臣下故得保其首領然人心必多怨怒而薄於喪紀者也及昭公初立群族亂作於是送終之禮廢矣故凡不書葬者非皆由魯不會亦有其國葬不備禮而謝絕諸侯者宋成公是矣卒不書日國亂不訃也義與成十五年宋公固卒同高閌氏曰以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畧

宋人殺其大夫

宋諸卿蕩氏魚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成公之時桓族以懿親見寵而蕩氏尤為強盛故昭

公初立權寵獨隆將去群公子而用其私人此華氏諸遠族之不得志者所以起而作亂也云宋人者衆亂之稱凡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為主者特所重在亂故不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宋之亂必華氏主之也故左氏於八年之殺司馬曰因華氏之族蓋亦畧知此意而所見未真不免附會其辭有自相牴牾處耳大夫者桓族之私人昭公之黨也不名者殺者非一人也左氏曰不稱名衆也其說是已見殺者衆如成十七年晉殺三郤皆列其名此獨不名者彼蓋義在郤氏此則義繫於殺大夫耳餘見八年殺司馬下

○汪克寛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群公子以啓亂皆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復殺司馬而逐司城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逐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爲君可知矣曾未十年而有帥甸之弑經以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爲宋人之君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

晉秦稱人將卑師少也令狐晉地張洽氏曰河中府

猗氏縣有令狐城猗氏今屬平陽府蒲州蒲州即唐河中府也先本邑名以邑爲氏者也蔑名晉卿此必先軫族子也○左氏稱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多與之徒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以禦秦師如此則秦晉皆當稱師不得稱人也且秦奉公子雍至晉而不書納則必非送公子雍也蓋秦晉自殽以來凡二戰而三爭矣今秦復至令狐豈專爲公子雍之故哉蓋報四年晉侯之伐也晉襄之卒距此已九月葬亦久矣靈公之位既定則必召先蔑而止公子雍雖爭無益秦豈盲然復納雍哉特假此爲辭

以責晉耳晉人不能引咎責躬諭以詞命而必欲一戰故書及在晉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先蔑常逆雍于秦趙盾以其陰與秦通也罪將及之故遂奔秦奔不言出者先蔑既還而尚未復命如公孫敖之奔莒歸父之奔晉然則與在位而出者異矣公穀以爲不言出在外也是謂先蔑爲在師而奔也以卿在師爲趙盾裨將而經何以稱晉人邪故先蔑之奔非逃軍也

○趙鵬飛氏曰左氏初言先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邪理無可通者皆失之

誣也黃震氏曰據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相背也今按此二說者蓋本啖叔佐云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杜元凱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按卷故縣在今滎澤縣西北黃河之南○是時晉靈尚在襁

僖趙盾欲合諸侯而事權未一故雖要盟而晉之諸卿自箕鄭父居守外其餘如先都士穀與同列大夫未肯相下皆並出焉而諸侯亦皆分散無統會雖會盟其實無定議也故諸侯之不序齊履謙氏以爲散辭也左氏以爲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則非矣若諸侯已盟而會後至則當書曰公會某侯某侯晉某人盟于扈不及如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不及盟之例則於義乃明不得以不序諸侯見公之後至也大夫不名衆辭見事權之未一也及先都士穀箕鄭父見殺而晉之事權歸一於盾矣晉之事權

末一此見先都士穀箕鄭父之所以見殺歟○黄震氏曰諸家皆祖左氏以爲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曉且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爲公後至耶

冬徐伐莒

徐以號舉詳見僖十五年楚敗徐于婁林下○徐在淮泗間爲楚所爭而南向者也是時楚方強横而徐假其威以東北伐莒蓋浸浸乎逼於魯矣中國之無霸豈細故哉

公孫敖如莒涖盟

趙鵬飛氏曰魯有徐患舊矣入春秋服齊桓之令不

敢伐諸侯霸主不作徐將爲魯患令其伐莒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脩僖公兆向之好協謀以備徐○按左傳載敖爲仲遂逆己氏見其美而自娶事語近於誣其亦喜談女德之故態歟

八年壬寅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舊說以爲子壬臣嗣是爲頃王今按頃王之崩不見於經必未立也直當以頃王之子班嗣襄王

之世是爲臣王詳見十四年春王正月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趙邑名以邑爲氏者也盾名晉卿也趙衰之子是爲趙孟餘見定十三年趙鞅叛下衡雍故城在踐土東南今滎澤縣西北一十五里地也見僖二十八年盟踐土下○魯本事晉而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因與趙盾相結此奸臣之黨也故今年公子遂復往與趙盾盟而爲之要雒戎以爲援趙盾之惡魯成之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允姓在雒水南後漢志雒陽圉鄉注圉鄉西南

有戎城是也詳見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下杲必近於雒戎杜元凱以為鄭地是也○曾距雒戎甚遠又素無交焉公子遂何為而與之盟耶其陰為趙盾植黨明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公孫敖如京師以君命弔襄王之喪也是時王室厚求弔使而敖自度禮不能供故不至而復將使曾加賄以往耳屍諸侯之使不至則曰復終事則曰還公怒其不終事也欲罪及之故不復命而遂奔莒奔不言出不自位出也義與七年先蔑奔秦同敖嘗如莒

涖盟素與親厚故往依焉豈爲莒己氏故哉觀明年毛伯來求金而叔孫得臣如京師以葬襄王則敖之所以復者本不爲色而周厚之以賄成亦具見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稱人以殺義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下司馬著公子卬也司城者蕩意諸也司馬掌兵之官司城守土之官皆重任也宋有大司馬司馬大司寇小司寇則司城亦必非一人矣故司馬之殺司城之奔皆不稱名併其屬也華氏既鼓群族作亂則本欲得兵權以濟

其惡者也故樂豫旣舍司馬而去則華氏必覬覦焉特以桓族相持故不可得則以與公子卬而已卬者昭公之弟而亦蕩氏之所私也華氏自疑得罪則復鼓衆殺卬而以華孫代之蕩氏本欲抑奪華氏之權則司城重寄華氏豈肯復與意諸哉遇逐出奔而併及其屬必亦別置腹心而蕩氏黨幾盡矣以司馬司城之重而國不得制其權焉所謂義繫於官者也而華氏無君之心著矣至成十五年蕩山亦與桓族謀逐華氏雖爲報讐非以華氏本有不忠之實哉○蕩氏世系詳見僖二十五年蕩伯姬逆婦及成八年公

孫壽納幣下○石介氏曰古者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肱虧而其體胖也前書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之所倚以立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既殺司城又奔枝葉皆落牙爪盡去君孰與處哉

九年癸卯

春毛伯來求金

杜元凱曰求金以供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

使令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此毛伯所以求金也不稱使非王命也胡康侯以爲古者諒陰三年而冢宰獨專國政故踰年而亦未君恐周禮已不如此其說畀見元年公即位下矣但初喪未葬則冢宰攝行之禮猶未盡廢耳義與隱三年武氏子求賻同

夫人姜氏如齊

說見三月夫人至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天王之喪魯未有使卿者此何以特重其禮邪蓋僖公之薨襄王使叔服來會葬又使毛伯來錫命而其

後於成風又歸含賵又來會葬周之於魯禮意亦甚厚矣故襄王之崩魯亦特遣公孫敖往弔以其不至而復故又遣得臣送葬所以報也然而魯君不親往會何足以答天子之寵光哉○陳傅良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餘詳見莊三年葬桓王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必亦先軫族子也餘詳見三月殺士穀及箕鄭父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姜始至仲遂惡之恃其母成風私愛旣待之如妾矣及成風旣沒文公稍長出姜漸得懽心則又以夫人之禮處之故聽其如齊以明寵異旣爲夫人則族黨衆矣故稱氏書至者以夫人之禮飲至也則其禮始隆耳先儒以爲歸寧蓋假歸寧以往也婦人旣嫁不踰境況出姜父母已終安得歸寧兄弟乎歸寧說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　及箕鄭父

士縠已見二年六月箕本邑名以邑爲氏者也鄭父

名晉卿也○趙盾當靈公之初本在下大夫之列殺陽處父逐狐射姑而始得爲卿以將中軍然先都士縠箕鄭父皆先朝舊臣志不相下故扈之會諸卿盡行而經書曰晉大夫蓋衆辭也箕鄭父雖或以老臣居守而先都士縠則必與趙盾俱出矣故趙盾之所忌惟此三卿而先都士縠爲尤於是鼓衆亂而殺之故稱人義與七年宋人殺大夫同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禦寇下左傳稱箕鄭父先都士縠作亂使賊殺先克則此三卿者當討之賊可去仕籍以先正其罪者也而經何以不去其大夫且先克之殺於

法應書盜殺晉先克矣而經亦無其文豈非爲盾文奸之說邪箕鄭父稱及以其雖在三卿之列而不與先都士穀比周爭權可以無殺者也而併芟夷之則不欲使先朝諸卿有餘肆矣盾之險惡一至此哉書殺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按禮大國三卿惟天子則有六卿晉於是時有六卿僭天子之制矣何以見之凡經之書卿必以氏以名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穀箕鄭父皆以襄公舊臣殺逐於靈公初年而同時以名氏見故知其有六卿也至於軍制亦然天子六軍大國止三軍耳晉文公初蒐被廬亦止

三軍僖二十八年增置三行以禦狄故有中行氏清原之蒐復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是有五軍五軍各有將佐則爲十卿夫晉文賢覇以義令人其軍國成規未宜盡變所謂五軍者或一時制伍之法而將佐十卿亦總暫設領軍攝職者之數歟竊意增設六卿以預國政蓋襄公時事觀其末年有夷蒐之蒐則實三軍也其將佐具六卿矣然當是時陽處父士穀皆當國用事之臣而不在軍帥之列趙盾始事乃遂將中軍理有不可通者左氏之言大抵輕信傳聞且於趙盾事多所文飾而不知盾所殺逐之六卿則見於

經而名氏可攷者也然則晉之有六卿不自此始乎
又按魯於是時有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
父臧孫辰叔仲彭生同時經見則魯亦備六卿矣宋
之有六卿也當亦自此而豈爲王者之後得備官哉
蓋禮一失而天下效尤耳及晉景公賞鞌之功遂作
六軍而將佐至有十二卿則僭橫又甚焉悼公即位
始欲復古三卿而軍制之增者不可盡革於是定爲
四軍八卿之制如厲公時而古禮卒亦不可復矣王
制之盡廢蓋自無霸始豈可以變法之端歸之晉文
哉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及晉宋衛許稱人皆微者也左氏以楚人爲楚子晉宋衛許爲趙盾華耦孔達許大夫非矣○楚素欲憑陵諸夏者也況以穆王之兇殘乎所以兵久不至鄭者爲城濮之後猶懼晉覇餘威耳至是聞晉君少不能親事而趙盾又方亂國無志諸侯此其所以乘間而伐鄭歟○趙盾既殺陽處父先都士穀箕鄭父專權自恣主少國疑懼同列之擬其後也故常居君側不在諸侯公子遂與盾相好故獨親會列國微者以救鄭若與盾代爲主然此可見遂之與盾爲黨也

夏狄侵齊

張洽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曹共公襄卒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傳曰震動也任公輔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楚大夫鬬氏宜申之族未爲卿者也故稱名楚在曩時恒以人稱蓋其君臣不敢驟至中國惟僖二十一年楚成親臨盂會輕中國矣則據實稱子遂與中國等豈復前日之楚哉自敗城濮而勢稍殺耳至是則又窺見中國無人遂以君命遣使來聘傴然以大國自居蓋知魯與晉相好故假天子親諸侯之禮以制魯欲使不爲晉合諸侯耳豈誠善意哉張洽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詳見下條秦人歸襚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稱人非大夫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孫壽納幣下○僖公成風云者公羊子曰兼之也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也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如此則仲子卑於惠公矣而何以不言及乎蓋僖公君也以君爲主故先於成風耳啖叔佐以爲僖公成風傳謂兩人誤也史家豈將子居母上乎殊不知夫死從子之義雖先僖公可也若但爲成風歸襚而不及於僖公此何禮邪秦康公雖賢不及父而禮必從宜豈至失正如此之甚哉而況以成風一人繫之

僖公若兩人然者則辭亦贅矣趙鵬飛氏謂成風爲僖公之妾蓋爲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同詞耳亦非也夫仲字也成謚也豈可以一例論哉○衣被曰襚所以送死僖公成風薨葬歲久無及於用秦特假此以爲名耳詳見五年榮叔歸含賵下○秦去魯甚遠未嘗相通此何以特歸襚乎蓋秦方與晉爲讎而知魯獨善於晉恐爲之合諸侯以相助也故尋會溫舊好而託此以結魯耳明年秦即伐晉則此非遠交近攻之計歟張洽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其說是已至

十二年使術來聘而尋有河曲之戰亦此意也然則靈成景公之世秦嘗爲患而晉卒不能合諸侯以致討者豈惟晉之自弱哉而秦亦有以間晉矣觀成二年盟蜀而秦即與楚序於八國之上則南與楚合而倚以爲重之驗也豈獨通使於魯而已哉然秦晉之交自此遂合亦因二使在魯而通言耳

葬曹共公

十年 甲辰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謚曰文是爲臧文仲張洽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來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魯政多疵文公尤甚

夏秦伐晉

是時趙盾欲專晉權謀身未定令狐之後不暇報秦而秦則覘晉多虞伐兵又至矣結怨怒鄰禍何時已邪秦以狄書者以其縱人殺掠無將領行伍之列如夷狄之所爲也據實而書耳或曰闕文也○左氏謂取北徵此妄傳也蓋伐國取邑未有不書取者然則春晉人伐秦取少梁之事經皆不書則亦誣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此鬬宜申也不稱氏猶未爲卿也○吳澂氏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而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令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今按吳氏之說善矣而皆本於左傳然宜申以謀弑而誅雖去其大夫以明正典刑可也其稱大夫豈宜爲謀弑故哉蓋宜申自僖二十一年來魯獻捷至是二十三年楚之老臣也然位止工尹不得爲卿其心不無鞅鞅矣去年椒鬬來聘魯不報焉而楚穆竟不得與

諸侯盟會宜申與椒同族聲問或因之相通楚必疑其有貳心於魯焉而椒又以狼子野心之德無能庇其族者此宜申之所以見殺歟然吳楚殺大夫事多不詳如左傳於宣四年載楚殺令尹鬭般哀九年載吳殺行人伍員皆以謀國之臣見害於讒慝之口而經皆不書豈其傳聞或有失實而伍員又未為大夫其事不足錄耶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詳見二年秋七月下○此年春書王三月矣則此自當但言正月汪克寬氏之說近乎贅矣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采邑因以爲氏周司寇蘇忿生之後詳見僖十年狄滅温下子爵天子之卿士也按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蓋謂所食采地之祿非實封也惟爲卿則爲王所重而加之子爵以其下親民事示子養之意耳其受祿則固視侯而食采也豈若外諸侯之世襲子封哉然子爵止當元士謂之卿士而卿未有爵以侯伯者此其一驗矣陸淳氏曰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單子尹

子是也然則周書顧命有芮伯彤伯衛侯皆周之六卿何以不爲子爵邪蓋成王之時尚都鎬邑而芮彤衛皆以外諸侯入爲天子六卿故仍其本爵耳由是知王制所謂天子縣内封方百里者九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皆附會之說矣餘見桓四年宰糾來聘下○内稱及微者也女栗畿内地蓋近女水蘇子爲王卿士方執政權而曾與之盟乃使微者往欲容其迹可知矣春秋之時諸侯雖不朝貢京師而天子猶使人加禮以求親雖爲利交而諸侯亦未敢恝然忘報也僖三十年宰周公來

聘而公子遂報焉文元年召伯錫命九年毛伯求金而皆得臣報焉至十年及蘇子盟而周使不至於魯魯使不至於周者十有八年則魯人以利賂蘇子而貢獻之常數皆託庇焉不復遣它使需求耳然猶畏人知容為私約至成末年以後則尹單諸卿遂敢大會諸侯肆無忌憚矣餘互見成十二年周公奔楚下

冬狄侵宋

自晉霸不競狄既侵魯侵齊矣然猶未敢至宋也今侵而至於宋焉豈特以晉弱故哉宋自國內亂後疆埸無備而為狄所窺亦可見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蔡自晉文公卒後復從楚矣其次厥貉蓋楚人睥睨中國也是時晉雖不在諸侯而魯公子遂諸臣猶能爲之鼓衆亦庶幾爲楚人之所憚故不敢肆而還高閌氏曰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諸侯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此說是已○左傳於此載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如此則厥貉之次當列陳侯鄭伯而楚子宋公得于孟諸所繫不小亦無不書之理而於經

畧不一見安得盡從傳文邪且宋陳鄭於盟垂隴伐秦伐沈每皆從晉伐鄭之後中國之兵繼楚伐而至未見其後期則鄭未宜遽及楚平也陳雖不預於救然寗適楚道以兵守國於勢爲宜亦豈可因是而即謂其與楚平哉觀新城之盟三國皆至則其未嘗與楚可知矣說者不此之據而乃於厥貉之次附爲削三國書蔡侯之說不亦牽強之甚乎〇杜元凱曰厥貉地闕

十有一年乙巳

春楚子伐麇

杜元凱曰欒小國近楚鄭漁仲曰在均州鄖鄉縣按鄖鄉即今鄖陽府鄖縣也○楚不得志於中國則伐其近國而已左氏以為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何所據而見其然乎凡近楚小國伐未有書者必不服而後書見麇之能自守也然自此亦服矣義與僖二十年伐隨同○楚既滅黃及江六矣今又伐麇蕭楚曰廣則其勢日強能無為中國患哉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彭生公孫茲之子叔孫得臣之弟別為叔仲氏彭生名是為惠伯郤缺即冀缺是為成子承筐宋地

杜元凱以爲在襄邑縣西按襄邑今睢州也〇是時蔡從楚次厥貉而中國無主魯欲爲晉致諸侯故往與晉會趙盾不欲離君側而使郤缺至承筐其意本非所急亦徒謀而已夫魯之諸臣情雖媚晉然猶有中國之慮惜乎趙盾志不在此耳

秋曹伯來朝

莊僖之時曹本服宋自晉文執曹共公以畀宋人此終身之耻也當其歸國不得已而從晉圍許及襄靈政衰遂不復出與諸侯之事至是共公既没文公嗣世知魯之諸臣有志輔晉而與晉親睦也故特來朝

相依而自此曹遂從魯矣○桓文之時諸侯相朝者少不敢以事天子禮事人也至是小國畏大國朝禮遂紛紛矣

公子遂如宋

公子遂如宋謀禦狄也是時狄兵侵齊侵魯以至於宋暴横甚矣魯之諸卿欲有以攘之故公子遂親如宋以定計蓋使之爲應援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即鉅鹿以北之狄說見莊三十二年秋狄伐邢下左

氏以爲長狄豈因偶獲長狄僑如而遂誤以爲種名邪鹹衛地說見僖十三年會鹹下○叔孫得臣乘狄侵齊設伏于鹹以誘敗之此可見魯之諸卿能立國威也自此政逮大夫有由然哉戴溪氏曰戎嘗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趙鵬飛氏曰狄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一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不敢窺齊魯之藩籬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於天下也

十有二年丙午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註見隱五年衛師入郕下○孫明復曰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偪爾此說善矣但郕自降齊之後未嘗與事它國齊復何偪之有故凡書君奔皆見逐於強臣也或有如元咺之愬衛侯於晉者則不敢以之齊耳往而不返故不書復

杞伯來朝

杞桓公本屬魯者也魯方委政諸卿懼於見責故來

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趙伯循以爲時君之女非也古者女子十五始笄笄而命字叔字也加子者以女中之少異其文耳豈以此别於先君之子哉文公四年始娶不應即有及笄之女而宣公時嫁齊高固之子叔姬則文公女也若僖公則亦有一子叔姬嫁齊昭公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子叔姬乎例互見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及宣五年齊高固逆子叔姬下意此子叔姬卒必杞伯姬卒之誤耳蓋内女嫁爲諸侯妻則尊同尊

同則書卒例之常也先儒因杞伯姬不書卒遂附爲不訃之說殊不知當時杞之事魯甚恭而伯姬之婦叔姬又魯女也懼魯致討豈有不訃之理其爲傳寫之誤可知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此已五十五年則年亦高矣○內女卒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夏楚人圍巢

杜元凱曰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古巢城按巢今巢縣在廬州府城南一百八十里地當群舒之東與舒接壤之國也楚圍巢則巢服而群舒之服楚亦可知矣左氏於此載楚執舒子平理或然也王葆氏曰

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是年楚子商臣卒不見於經子旅嗣是爲莊王

秋滕子來朝

此滕昭公也滕自宣公嬰齊見執於宋而即從之至是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始復朝魯當時宋方有亂故不暇爭而昭公亦強於爲善庶幾能保其國者歟○按左傳類解以滕昭公直繼宣公之世嬰齊之卒不見於經不知昭公何年嗣位兼國徵失傳其名齊

無從考其世及之實矣餘見宣九年滕子卒下

秦伯使術來聘

術大夫名秦伯至是亦以君命遣使矣義詳見九年

秦人歸襚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黃河之曲秦晉交界之處晉在河東秦在河西即今蒲同二州之間蓋水戰也杜元凱曰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是已邊境之寺自相忿爭至於交鋒無主客也故不言及趙伯循曰凡戰不書及交為主也

○人微者蓋將卑師少之稱以其君平日不相輯睦

故聽群小相挑如此非睦鄰之道也左氏載趙穿撓
臾駢之謀及與胥甲父同為軍門之呼以宣元年放
胥甲父觀之似有其事然胥甲父臾駢趙穿當其時
必未為大夫也故春秋但書人耳又載秦伯伐晉及
趙盾御欒盾將軍事皆與經文不合附會可知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元凱曰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
即鄆也今按鄆在沂水東即莒州沂水縣城陽漢國
名本治莒姑幕城在莒州境內此東鄆也成元年楚
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

至昭元年取鄆叔弓疆鄆田皆東鄆魯別有西鄆詳見成四年城鄆下○今按鄆微國先儒以為莒邑非也何以見之凡城外邑未有不繫之國者如哀六年城邾瑕是也凡用兵邑未有言入者而鄆兩書入取邑未有不言伐國者而鄆不繫國同於取根牟鄟邿鄫之例則鄆之為國明矣但以其距莒纔七十里嘗附於莒故以為莒邑耳隱桓以來莒嘗與魯盟會慶以強臣結昏自託於魯向未有隙焉及城鄆之後莒人兵不加魯者又三十一年至襄八年始來伐我東鄙亦未必以爭鄆故也若果鄆為莒邑魯人安能偏

城其地而莒又安能久無報復邪然則云何意必莒人以婚姻之故或有爲魯說鄆來附者而季孫食邑在費自費以東從其經畧故獨往城之耳然鄆在莒西諸在莒東形勢之相望者也諸之服魯已久而鄆附方新故先城諸以及於鄆蓋將因諸以制鄆也又恐遠人心不可測則親率大衆而脅以兵威此闢土服遠之計而引君當道者之所不爲也孰謂行父爲賢哉○諸併書及例並見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七

春秋私考卷之十八

起丁未文公十三年

盡壬子文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丁未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朔卒子平國嗣是爲靈公○黃震氏謂陳共公背夏從夷者終其身此因九年左傳載陳及楚平事而信其實也考之經文未見其然辯見十年次于

厥貉下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蘧蒢卒子貜且嗣是為定公〇左氏載文公遷繹之事蓋就其國而徙居近地焉耳非有關於大故者也故不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與十年不雨同

世室屋壞

世室藏祧主之室也詳見廟制考義〇公羊傳曰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脩也

冬公如晋　衛侯會公于沓

杜元凱曰沓地闕

狄侵衛

自僖三十二年衛人侵狄及盟之後狄兵未敢犯衛而衛成亦未嘗忘防故凡諸侯之事皆不親行至是會文公于沓沓必魯適晋之便道也去國稍遠矣狄遂乘間而侵之夷狄之心其可信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　公還自晋　鄭伯會公于棐

棐汪克寛氏以爲即棐林也詳見宣元年會棐林下

○魯文公之時晉霸不振伐衛而衛不服救鄭而鄭不親加以趙盾奸邪欺君專恣内戕同列外怒強秦身履危機自救不暇故於諸侯之事姑置弗理而諸侯亦皆不屬於晉矣文公第以公子遂善於趙盾故特往朝而衛慮楚狄方張中國無主故會公于沓將因魯以求晉主盟而晉亦許之與魯盟于其國及其還也鄭伯亦會公于棐以問晉故猶衛志也魯方厚晉故以衛鄭之情告晉而尋有新城之盟趙盾本無意於諸侯皆文公爲之調護勸成也公之不能自立諂媚權奸固無足論而中國之事亦庶幾有賴焉趙

鵬飛氏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也中國無霸主而楚人伐㯉圍巢無復顧忌濅濅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爲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爲無益於天下也○按杜元凱以爲鄭衛貳於晉畏晉故因公請平考之於經未見其然鄭事詳見十年會于厥貉下衛事見宣九年衛侯鄭卒下

十有四年戊戌

春王正月

按左氏於此附録云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又按隱元年附録云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十一年附録云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此左氏之傳例也夫諸侯之事多矣惟水火兵喪有相弔恤之義故必遣使赴聞其或不赴必有故者

也如弑君之惡辱國之名人誰肯自播揚哉然春秋
不以不赴而不書蓋使命之往來鄰封之傳報亦必
有得於所聞者但以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者有矣
若有關於大故雖史官或爲所蔽春秋必求其實以
明大義豈遂因循以罔後世哉故紀人伐夷或止以
疆埸小事不足告人則信然矣若鄭伯以虢師伐宋
則所繫不小雖不來告安得不書乎況天王之崩事
莫有大於此者亦因不告而不書則春秋之作全據
舊文而不敢增一實事於其間也如此不惟義有不
明而文亦不屬君子博學於文以文會友其於天下

之故一何闇略之甚邪竊意頃王雖襄王之子匡王之父而實未嘗立也左氏謬存其世次耳此與莊王僖王義同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齊履謙氏曰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誠如此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

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即十一年會承筐之叔仲彭生也脫仲字耳○僖末年公伐邾取訾婁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邾爲曾

所夌逼甚矣至是魯諸卿始專國政而曹杞及滕相繼來朝邾定公初立魯必責邾無禮也而公之如晉蓋道捷留以往託焉是時邾方遷繹稍振國威豈能安然受侮哉故伐我南鄙邾固非所以睦鄰矣而彭生尋帥大衆以報之又豈反己責躬之道哉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昭公潘卒子舍嗣○高閌氏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鄭地說見僖六年伐鄭圍新城下鄭爲中國要衝楚人之所必爭也故諸侯謀楚會盟常於鄭地杜元凱以爲宋地非矣○同盟繫於癸酉會盟異日也鄭漁仲曰諸侯之會非一日而皆集必待其集然後同日而盟也○趙盾專權但知有己戕害同列蒙蔽幼君身犯危機自救不暇故自其執政以來未嘗有盟會諸侯之事今楚人强盛志圖北方中國諸侯散無統紀趙盾豈有意於糾合哉盖魯文朝晉往還而知衛鄭情實所在懼晉之失諸侯也於是調讓其間而勸使趙盾出爲此盟亦姑以收携貳之心耳自是

不會諸侯者又五年而始有棐林之師蓋晉靈年長而漸爛其奸盾始不得暇逸矣然則新城之盟豈非文公爲盾而輔成其事哉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何休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篲篲者掃故置新之象孫明復曰孛篲之屬偏指曰篲光芒四出曰孛入于北斗者入于魁中也今按北斗近於北辰蓋貫星也而孛入焉王靈掃蕩之象而自此政自大夫出矣詳見昭十七年星孛大辰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邾文公蘧蒢之庶子文公卒而邾人立其長子貜且捷菑奔焉夫邾距晉甚遠自文公始覇以來僅一會温以後絶無往來捷菑何因遠奔於晉而晉亦豈肯遽與之納哉蓋捷菑之奔也必先至魯去年公如晉而以捷菑往託焉晉納捷菑則捷菑以魯為恩而事之必謹此魯欲服邾之計也晉方善魯遂為納之不顧邾之已立長君也非義甚矣邾人拒而不受故弗克納見晉覇之威不能行於小國也然不求必勝而去亦可見其不急於納捷菑矣公穀以捷菑為

晉出則晉主此謀期於必克者也納之必不在文公既卒十四月之後而亦豈應聽其不受而遽去哉且晉大非邾耦又遠國也必無得妾晉女之理則捷菑安得爲晉出乎其爲曾所誤明矣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左氏謂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公羊謂郤缺革車八百乘穀梁謂郤克長轂五百乘所傳雖微有不同而其意則一皆失春秋書人之義矣○捷菑不繫國以其既從晉而絕於邾則從畧耳或曰闕文也孔穎達氏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

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雋是國君故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衛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凡內大夫卒于官者則訃喪而卒書其日非卒于官未有書日者詳見宣五年叔孫得臣卒下今公孫敖奔莒自莒適齊而卒于齊何以亦日卒邪蓋其二子文伯惠叔哀誠無已請於魯而許之復矣將歸而卒故告喪以日及其喪歸則恩禮有加焉耳陸淳氏曰

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旣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餘見十五年齊人歸喪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弒舍○商人桓公妾密姬子昭公之弟也代舍立是爲懿公○趙汸氏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正君臣之名以定篡弒之罪也例見僖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下

宋子哀來奔

哀者宋大夫非昭公所更置者也奔者以罪見逼而憤然棄去之名非善詞也凡春秋書卿大夫之奔未有以爲合於義者故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左氏以爲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非實也蓋當時仕者皆隨世以就功名之士真能輕利禄者已不復見高哀若果見幾則於樂豫舍司馬之時棄官而去已爲晚矣及華族再亂賊殺司馬則昭公已爲惡黨所制不得有爲所謂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也而高哀混於亂族不能沉幾嘉遁以濟時艱如晏嬰之處崔慶而遷延

六年乃復去位何邪果以力不能爲自全而去則本
非明哲保身之志僅可免於貪位慕禄之譏非有繫
於一國之輕重者此類若陳文子出奔而不録者亦
多矣而況高哀偷安日久實非自欲絜身乎然則哀
固浮沉取容之士既不自忤於亂族而又欲陰結於
昭公者也故爲權臣所逼遂耳於法不當稱字其曰
子必衍文也不然則或國卿而爲公子之闕文邪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僖公之女杞叔姬之娣也僖公長女伯姬
未嫁而卒次女爲杞叔姬又次爲子叔姬凡女兄弟

長者俱謂之伯若叔以下則或加子以別之或謂之季其名稱不一矣例互見十二年子叔姬卒及宣五年齊高固逆子叔姬下杞伯姬求杞叔姬爲婦之時在僖三十一年則子叔姬之嫁齊昭公當又在其後矣齊昭公以僖二十七年代孝公而立必其時尚少故立久始娶耳詳見僖三十三年公如齊下○單伯亦天子畿內大夫而命爲魯卿者也此與莊公時單伯同族但非一人耳餘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下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魯因商人弒君而使單伯往問其故義之正者也以命大夫往所以示重也乃淫

於子叔姬焉則身有罪矣故齊人一執單伯一執子叔姬反致討焉故單伯不言執我行人子叔姬不言執其夫人穀梁子所謂私罪也而公羊亦以爲單伯淫乎子叔姬得經意矣然齊人懷商人之私惠不知討賊俱北面事之而執其所惡以取悅焉則皆不知有君父者也故稱人以罪之○按齊人公然敢執魯命卿辱子叔姬而無忌者良以文公柔弱無爲故也魯諸卿不能輔其君伸大義以討賊不亦辱國之甚乎顧其平日乃汲汲欲爲晉趙盾合諸侯而不知本心先已爲齊人之所窺矣

十有五年 配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曰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吳澂氏曰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強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籍霸主之重請于齊以釋之也今按商人弑逆由於陰結人心挾強齊而又得國人爲助此所以肆行莫之忌也行父爲卿不能伸沐浴請討之義而反因晉以求齊行父之爲人可知矣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蓋華督之曾孫而華元之兄也孫者名也若以爲族則外臣未有來盟于魯而不稱名書氏以爲華耦豈果名耦而誤作孫邪然閔公時有齊仲孫則固有以孫爲名者矣○不稱使說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華孫之來懼子哀之懟也是時魯善於晉欲求晉庇耳觀成十五年華元奔晉而得歸蓋華氏於此巳自結於晉矣○宋昭公得罪於巨室戴族旣殺司馬而以華孫代之則昭公之威權巳去久矣故華孫不由其君擅來盟會以固私交而無所忌書司馬見其以掌兵之故敢自專也豈以爲宋得命官而

稱官哉夫兵權掌於強族而其君不得有為於國矣自是華元為右師而昭公遂益孤立其卒至於弑也有以哉胡康侯但見華孫以世族為司馬遂謂其世掌兵權殊不知司馬之官事權最重宋亦不輕授人故子魚樂豫公子卬皆相繼為之未有世者華孫苟非以亂殺卬則此官豈易得哉知此則知華孫書司馬之意矣前書宋人殺司馬而此書司馬華孫則華孫乃代為司馬者也司馬非華氏所殺而誰哉宋書官例見僖七年鄭殺申侯下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絶越四年而又朝者畏齊而託於魯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之喪非魯國遣人取歸而齊之歸喪亦非出其本心也特以文伯惠叔哀誠求齊資送而魯因厚其䘏與耳書以見二子之孝也胡康侯曰以敖著敎是已餘見十四年公孫敖卒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高閌氏曰莊公两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

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單伯以淫見辱而歸猶歆至不益羞乎

晉郤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蔡

楚自九年三月伐鄭以來不加兵於中國者凡十年楚莊新立志方有爲非不知中國之無霸也特養銳以驕敵耳郤缺不能勉其君脩德恤民柔遠能邇徒見楚勢少退遂信其衰則以往歲承筐有會嘗謀及

之無以謝叔仲彭生也故請獨帥一師乘間伐蔡而入其國都徼近利而取小名非真有志於諸侯者也否則豈肯自以為功而不與扈之諸侯同會盟哉或曰是歲蔡莊公甲午卒子申嗣是為文公以其從楚不通中國故經不書卒郤缺蓋乘喪伐之也則幸人之危耳何足致蔡之服哉故呂本中氏曰郤缺伐而不從是中國諸侯堅於事楚莫如蔡也自此終春秋之世蔡竟安楚之宇下矣○公羊傳曰其日何至之日也高閌氏曰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郤缺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

服然後入焉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會不脩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黄震氏曰新城之盟蔡獨不與故討之蔡自獻舞入楚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踐土温翟泉皆與會晉文没復從楚者十五年然蔡無以自立故也今安能得

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釋單伯欲絶子叔姬魯猶望晉之助而不許故齊人來侵蓋惡魯之事晉而欲得其從之計也

季孫行父如晉

高閌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爲齊故今按季孫行父兩如晉告齊難而晉不問其無志於諸侯甚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是盟左氏載晉侯蔡侯於列非也夫靈公幼冲未嘗遠出若有晉侯在焉則諸侯有主而當列序矣今諸侯不序則晉人不至莫適爲主無覇之辭也陳傅良氏曰國君不序散辭也諸侯無統紀矣此說得之蔡侯從楚志已久安故文公甲午之卒不見於經已論於前郤缺伐蔡下矣雖使晉勢未衰猶難强其内附

而況靈公稚弱政在權臣無意於諸侯乎故諸侯者新城之諸侯也而魯晉不預焉蓋季孫行父求晉謀齊因約諸侯聽命於扈而趙盾視如尋常恬不爲意故晉人不出行父竟歸而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要結以尋新城之盟而退耳故曰諸侯不序無霸之辭也左氏又以此爲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亦非也商人弒逆由於陰結人心故執單伯子叔姬皆公然爲之肆無忌憚蓋其弒君必有邪說以文其奸者而人亦不以爲非也況當時趙盾謀身晉霸不振商人恃其險遠富強雖晉侯親行猶不足畏又何

有於衰弱無爲之諸侯乎邑鄭地見七年盟邑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按杞叔姬郯伯姬來歸直繫之國皆見絕於夫也此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國人絕之也自國人言則當繫之夫人今但曰子叔姬則以淫故絕之於夫人也商人弒君又執單伯及子叔姬可謂肆無忌憚矣及行父如晉而單伯釋後又如晉而子叔姬歸晉不爲援而齊終於歸也行父求晉而晉不理焉四鄰方伯如此尚何以禁亂臣賊子之欲哉○子叔姬不書卒說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齊侯侵我西鄙　遂伐曹入其郛

郛外郭也齊人釋單伯歸子叔姬之後遂相繼侵我西鄙欲威魯而脅其從也又伐曹入其郛則以威諸侯矣其暴横如此而當時無能討者惜哉黄震氏曰齊侯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曹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庚戌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

黄震氏曰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於晋而不肯與盟張洽氏曰齊之亂公能脩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

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戚我親厭命使執辱於齊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樂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也禮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委任公子遂而自取便安以至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左氏公羊以爲有疾非也若果有疾則其不視朔亦常事耳何必書乎故書公四不視朔而無疾明矣或者託辭有疾

以謝衆口歟高閌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禀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杜諤氏曰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録之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四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孫覺氏曰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戴溪氏曰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於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

不親告朔矣孔穎達氏曰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不復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杜元凱曰郪丘齊地○黄震氏曰行父不得盟公使遂納賂於齊乃得盟齊強魯弱也家鉉翁氏曰齊魯皆千乗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此聲姜也杜元凱曰僖公夫人文公毋也

毀泉臺

毀泉臺以聲姜之甍由泉臺蛇出之妖也左氏傳曰有蛇自泉宮出聲姜薨毀泉臺孔穎達氏曰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是也但以爲蛇入于國適合先君之數未免附會耳蛇從臺出事非異常故經不書而但曰毀泉臺則見治蛇不必毀臺而文公於是乎惑矣若公羊以爲郎臺則郎與棠紅相近蒐狩游觀之所必至至昭九年猶且築囿其間惟日不足本有之臺何爲而肯遽毀乎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巴姬姓子爵國本漢巴郡江州縣今重慶府巴縣北合州南有巴子城是也○庸商諸侯武王時助伐紂者本在漢漢中府上庸縣今鄖陽府竹山縣也○庸人據險自強不爲楚下如隨麇然故楚北連秦南連巴三面夾攻以滅其國也楚之滅庸本爲吞併之計也乘其有隙而動耳先儒以滅庸爲蔿賈善謀功利之説也○趙鵬飛氏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周西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蔿賈

之謀乃爲莊王強楚之資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昭公即位本無大惡特以欲去群公子以攬政權耳群族因而作亂遂殺遂其大夫則權在強家制其舉動而昭公拱手不得有爲不至於弑不止矣故稱人以殺衆亂之辭也左氏以爲昭公不禮於襄夫人而襄夫人使帥甸殺之則文奸諉罪之辭也若謂公子鮑所弑則當書曰公子鮑弑其君而亦不得云宋人矣蓋公子鮑者弑君者之所立也而弑逆之罪則當歸於亂族之大夫而華氏其亢乎春秋特以衆亂爲

重故畧其主名耳餘見十七年伐宋下○蕩意諸昭公之黨也而戴族逐之華氏方專宋政豈肯使之復歸得位哉若竊歸君側匿怨苟安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觀春秋不以死節書則左氏所言蕩意諸死之者不足信矣○昭公杵臼弒弟鮑立是爲文公

十有七年辛亥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晉因宋人弒君欲得其賂故率三國之人伐之得賂則已矣此晉大夫所丟也特以微者往耳左氏以爲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寍

鄭石楚伐宋則若春秋貶而稱人矣意者荀林父等於此時尚未爲大夫其名未宜登於史冊豈曰貶乎然是時衛甯俞當國以人從晉蓋全事大之體其本心非助爲不義者也○左氏又謂猶立文公而還是以文公爲預聞乎弑也殊不知宋人之弑昭公與商人弑君不同商人稱名以弑爲主在商人而宋弑稱人則出於亂衆也文公特爲弑君者所立不能討賊耳視商人之躬行弑逆蓋有間焉傳乃載其禮於國人竭粟以貸事則與商人驟施聚士而志主於弑者一例矣此豈知春秋稱名稱人之别者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閌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謚非禮也文公緩葬其母其怠於政事可知也已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郪丘之盟齊既得魯賂而與公子遂同好矣今復伐西鄙者齊以魯嘗專事晉必欲服之也故文公親往盟而自此會遂專事齊矣○穀齊地即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所取者意者此時已復於齊故公往就其地歟

諸侯會于扈

春四國伐宋宋以賂免則文公遂求諸侯從晉爲會故諸侯至扈晉既得賂不復再出但聽諸侯所爲而已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爲會而退耳故會扈者亦新城之諸侯宋文公亦預焉矣稱諸侯則魯公與晉不預可知會方事齊故不預會其不序義與十五年盟扈同莫適爲主無霸之辭也齊履謙氏以爲春秋有散盟蓋謂此矣

秋公至自穀

至書地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公子遂如齊

公及齊侯盟穀之後公子遂又往可見魯自此事齊矣魯本事晉而卒轉之齊由晉不兢故也

十有八年壬子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臺基之下也臺不言名其必在宮中歟薨于臺下或曰隕而斃蓋變之出於卒然者也則非謹疾而正終者矣故穀梁子曰臺下非正也○趙鵬飛氏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之世未嘗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

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横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懦不君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卒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肅昏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寖弱而權移於人也終春秋之世權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不能逭其責也

秦伯罃卒

秦康公罃卒子稻嗣是爲共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人者衆辭左氏以歜職二人謀弑懿公則豈足以盡春秋稱人之義哉齊人者皆懐商人之私恵者也但本非義合恩盡則怨易生所謂鳥獸飽而忘恩也商人稍以君道治之則遂有所不堪矣故衆亂而弑商人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道豈可誣哉〇齊懿公商人弑而庶兄元立是爲惠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魯大夫如他國未有二卿並出者今使介皆卿並書于策何邪見共謀如齊乃魯卿之同欲也觀夫人歸齊之後季孫行父亦相繼如齊可知矣子赤者夫人之子夫人始至仲遂黜之而諸卿皆不以爲夫人矣使其子得國群臣能無自疑乎況敬嬴私事仲遂而諸卿意有屬焉此廢立之謀所由起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毀赤而譽接又以接託之而求婚其女焉此常情之所易動也況齊惠公亦爲弒君者所立方喜於有黨苟欲親焉無不相就出姜雖其兄孝公之女彼亦何暇顧哉此魯卿之所逆料者也無伊尹之志

則簒魯諸卿不能免矣

冬十月子卒

子謂子赤即惡也二卿如齊但謀廢立耳及齊侯旣許廢黜則仲遂因而弒之以絕根本蓋廢立者魯國諸臣之同欲而弒赤者則仲遂之專主也然宣公受之而不討賊亦難乎免於與聞矣○凡事必繫日策書常體況君卒而有不知日乎卒不知日則有可疑所以起問而見事情也孫明復曰不日弒也不忍言也按成君弒不地子赤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不稱名闕文也例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下○按左氏於

此載仲以君命召惠伯殺之夫惠伯即叔仲彭生會卿也卿死無不書之理苟死非其正特不當以死節許之耳安可併沒其事乎況惠伯爲仲所殺必以忠見忌於仲者雖仲僞以君命召亦不失爲可欺以其方也安得不謂之死節乎左氏此言未敢盡信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文夫人出姜也夫人之歸蓋仲遂誣之以罪而出之故謂之出姜左氏以爲哀姜蓋紀魯人一時之言耳莊夫人已謚哀姜則文夫人豈得復謚哀哉出姜歸齊情無所愬竟亦不知其所終矣哀哉胡康侯曰

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毋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預聞廢赤之謀者也及仲遂弒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爲之營解矣出姜甫歸齊而行父遽如齊者亦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而請婚納幣之端於是始矣家鉉翁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弒矣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奸臣之利也舍嫡立

庶奸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強家擅弑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玆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爲社稷臣誤矣

莒弑其君庶其

庶其者紀公也其始立無可考庶其弑而子朱立是爲渠丘公一名季佗○庶其之弑稱國者大臣假國法以廢其君而因以誅之之辭也義見成十八年晉弑州蒲下莒自莊僖以來制在權臣如莒慶是也至於文宣國勢不振而當其時鄰國強臣弑君相望則

莒諸臣亦何所憚而不爲乎○左氏載莒紀公生太子僕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僕以寳玉來奔據此則是僕弑父也春秋何以不同蔡般許止之例乎且僕因國人以弑則又何以不自立而立季佗乎此理之不通者也吳澂氏旣辯其非矣至於述季孫行父出僕於竟之言則又似爲行父文飾者何則行父助成仲遂弑君之惡者也時方如齊自救不暇安得謀爲大言以責莒僕乎惟以爲多行無禮於國此國人然惡庶其之舉也庶有合於稱國以殺之意耳

春秋私考卷之十八